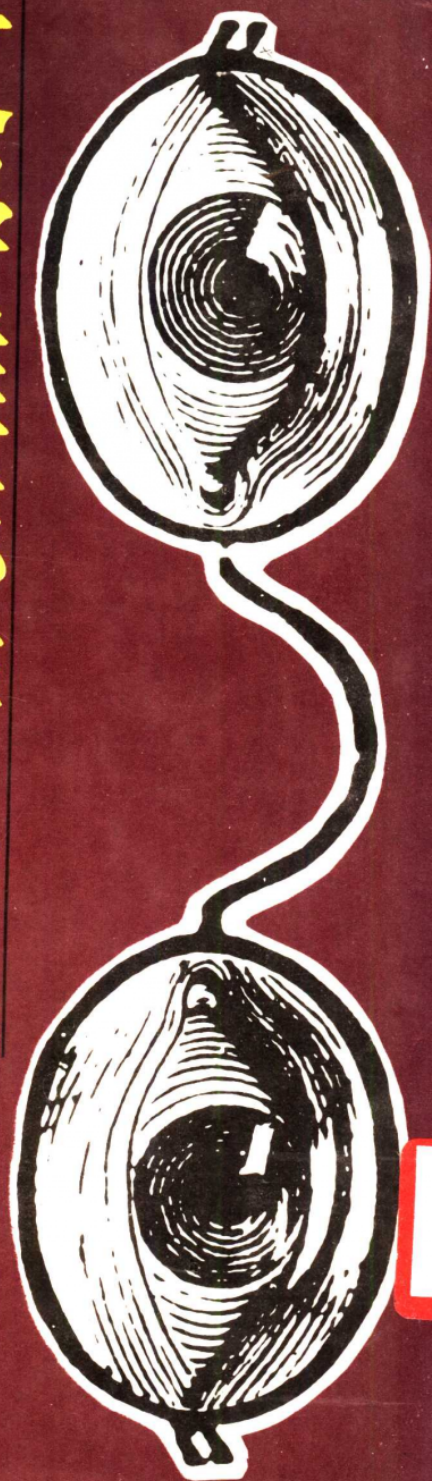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學雜誌作品集

中國文學評論

第二冊

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文學雜誌作品集

劉守宜主編

中國文學評論

第二冊

66・12・0232

文學雜誌作品集

中國文學評論 第二冊

主編者 劉

發行人 王

守 必 成 宜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
郵撥：一〇〇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平裝本八五元
精裝本一二五元

目錄

關於李白	白簡	一
從「不能忘情吟」說到白居易的情感生活	林文月	三
李商隱燕臺詩評述	勞榦	二
「李商隱評論」所引起的問題	勞榦	二
從義山嫦娥詩談起	葉嘉瑩	三
溫庭筠、韋莊與詞的創始	鄭騫	四
柳永、蘇軾與詞的發展	鄭騫	五
東坡詞的欣賞	陳曉蕃	六
晏幾道及其「小山詞」	葉慶炳	七
讀周邦彥詞	林文月	八
從元曲四弊說到張養浩的雲莊樂府	鄭騫	九

說王國維的浣谿紗詞.....	勞 榦 一〇五
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.....	葉嘉瑩 一二三
論神韻說與境界說.....	勞 榦 一二三
論散文詩.....	林以亮 一三三
現在的新詩.....	梁文星 一四〇
說詩贅語.....	周棄子 一五三
白話文與新詩.....	夏濟安 一五五
對於白話文與新詩的一個預想.....	勞 榦 一六五
關於傳統・創作・模仿.....	陳世驥 一九二
——從「香港一九五〇」一詩說起.....	夏濟安 一五五
「香港一九五〇」.....	夏濟安 一五五
——附後記.....	
現代中國新詩的特質.....	覃子豪 二〇七
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.....	余光中 二三三
——對於言曦「新詩閒話」的商榷.....	
西藏詩論.....	張琨著 二四〇 金真譯 二四〇
論西藏詩中的自然.....	勞 榦著 二五五 普譯 二五五

關於李白

白簡

李白，字太白，生於武后大足元年（七〇二），死於肅宗寶應元年（七六二），六十歲。（曾鞏「李集序」云六十四，誤。）白之家世，有金陵、山東、隴西、廣漢諸說，皆不可信，實爲西域人。按李白傳記的史料，以李陽冰「草堂集序」與范傳正「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新墓碑」爲最早，李序作於白死之時，范碑作於白死後五十五年，兩人均言白爲隴西成紀人」（今甘肅天水縣附近），涼武昭王李暉的九世孫。李序云：「中葉非罪，謫居條支，易姓與名；」范碑云：「隋末多難，一房被竄於碎葉，流離散落，隱易姓名。」近人陳寅恪先生據新唐書「地理志」始發現李范之說皆出於傳會，其所作「李白族氏之疑問」云：

碎葉條支在唐太宗貞觀十八年——即西曆六四四年平焉耆，高宗顯慶二年——

即西曆六五七年平賀魯，隸屬中國政治勢力範圍之後，始可成爲竄謫罪人之地；若太白先人於楊隋末世即竄謫如斯之遠地，斷非當日情勢所能有之事實，其爲依託，不待詳辨。至所以詭稱隋末者，殆以文飾其旣爲涼武昭王後裔，又何以不屬籍，如

鎮遠將軍房、平涼房、姑臧房、敦煌房、僕射房、絳郡房、武陽房之比故耳。

按天寶元年七月詔，涼武昭王以下絳郡、姑臧、敦煌、武陽等子孫，並宜隸入宗正寺編入屬籍。（「唐會要」卷六十五）李白既未能「編入屬籍」，足證其非唐宗室。李范所說「謫居」與「絕嗣之家難求譜牒」者，實爲彌縫之辭。可是白與當時宗室交游，多舉其輩分者，則是由於唐人喜攀附高門，故凡王姓必稱瑯琊，李姓必稱隴西。清張爾岐「蒿庵閒話」云：「近俗喜聯宗，凡同姓者，勢可藉，利可資，無不兄弟叔侄者矣。此風大盛於唐，其時重舊姓，故競相依附。」白之爲隴西成紀人，亦因當時風習如此不以爲怪耳。又李序云：「神龍之始，逃歸于蜀，復指李樹而生伯陽。」范碑云：「神龍初，潛還廣漢，因僞爲郡人；父客以通以其邑，遂以客爲名。則是太白至中國後方改姓也；其父之所以名客者，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於華夏，因以胡客呼之，遂取以爲名，其實非自稱之本名也。」（「李白氏族之疑問」）蓋六朝隋唐時代，蜀中爲西胡行賈的區域，白父之客廣漢，當是行賈於此，漸成巨富，遂有「曩昔東遊維揚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餘萬」之豪舉（「上安州裴長史書」）。白贈張相鎬詩，所謂「本家隴西人，先爲漢邊將」者，乃自諱爲胡人的緣故。至於白「上安州裴長史書」謂「白本家金陵，世爲右姓」者，前人以此與隴西說相矛盾，因疑此書是他人所偽造（胡應麟「筆叢」），也有疑金陵爲金城之誤的（全唐文「上安州裴長史書」注及王琦「太白集」注。金城在今（甘肅皋蘭縣治）。至於杜甫「蘇端薛復筵簡蕭華醉歌」元稹「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」以及舊唐書「文苑列傳」均以白爲山東人者，則由於「唐人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」（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一）的關係。

這位文學史上少有的天才詩人，五歲的時候，便能誦「六甲」；十歲的時候，則能通詩書觀百家之言；十五歲的時候，好劍術，徧干諸侯；二十歲時，正是玄宗開元八年（七四九），禮部尚書蘇頲出爲益州長史，白於路中投刺謁頲，頲待以布衣之禮，因謂羣僚云：「此子天才英麗，下筆不休，雖風力未成，且見專草之骨，若廣之以學，可以相如比肩。」當時雖受知於蘇頲，卻未因頲以求顯達。時有逸人東巖子者，隱於岷山，白往從之，同隱數年，不入城市，養奇禽千計，呼之就掌取食，了無驚猜。郡守聞而異之，舉兩人以有道科，並不起。二十五歲以後，出游襄漢，南泛洞庭，東至金陵揚州，居揚州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餘萬，有落魄公子，悉皆濟之。其生活之浪漫豪侈，可想而知。更客汝海，還憩雲夢，故相許圜師家以孫女妻之，遂留安陸十年。曾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於楚，指南死在洞庭附近，白禪服慟哭，若喪天倫，不得已暫殯於湖側，便去金陵。數年後回來看，筋骨尚在，白雪涕持刃，躬申洗削，徒步負之而行，丐貨營葬於鄂城之東。後游太原，並至齊魯，有「答汶上翁詩」云：「顧余不及仕，學劍來山東。」

天寶元年，白遊會稽，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。會筠以召赴闕，薦之於朝。玄宗乃下詔徵之。白至京師，與太子賓客賀知章遇於紫極宮，一見賞之曰：「此天上謫仙人也。」因言於玄宗，召見金鑾殿，論當世務，草答蠻書，辯若懸河，筆不停輟。又上「宣唐鴻猷」一篇，帝嘉之。以七寶牀賜食，御手調羹以飯之。謂曰：「於是布衣，名爲朕知，非素蓄道義，何以得此命？」因令供奉翰林，專掌密命。（李陽冰「草堂集序」謂召入翰林，在天寶中，今據王琦所編「李太白年譜」。）白氏嗜酒，日與酒徒酣醉市上，帝每招之於酒肆，故杜甫詩

云：「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；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」天寶三載，禁中牡丹盛開，帝與楊貴妃在沉香亭，梨園弟子將奏樂歌，帝曰：「賞名花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爲？」遂召白，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，帝頗嘉之。高力士以白曾沉醉殿上，伸足令其爲之脫靴，引以爲恥，因摘白詩句，激怒楊貴妃。由是帝欲官白，妃輒沮止。白自知不能容，更自故於酒，遂求還山，帝賜以金放還。（新舊唐書及太平廣記所引之「松窗錄」，均未書年，今從「李太白年譜」。）

天寶十四載（七五五）安祿山反，次年正月祿山稱大燕皇帝，六月玄宗奔蜀，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，尊玄宗爲太上皇。這一年，白五十六歲，自被放以來，浪跡江湖已經十二年了。明年，即肅宗至德元年，白見天下大亂，由宣城去溧陽，將轉道避居剡中，自云：「我垂北溟翼，且學南山豹」（李太白詩集卷十二「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宣城」）。後來由剡中而隱居於廬山的屏風疊，自云：「大盜割鴻溝，如風掃秋葉，吾非濟代人，且隱屏風疊。」（李太白詩集卷十一：「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」）。可是永王璘大軍東下，白在宣州謁見，遂入永王幕僚（舊唐書本傳）。然白後來卻說：「夜半水軍來，尋陽滿旌旆，空名適自誤，迫脅上樓船」（李太白詩集卷十一：「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」）。永王璘是玄宗十六子，爲山東南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，璘以父在蜀城，兄在靈武，遂欲據江左自立，至次年二月兵敗而死。白以是亡走彭澤，坐繫潯陽獄中。乾元元年（即至德三年），以從永王璘罪，長流夜郎（今四川桐梓縣東），遂泛洞庭，上三峽，至巫山，次年在往夜郎途中時，遇赦得釋。還憇江夏岳陽，復回潯陽，這年他已五

十九歲了。又二年，遊金陵，並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。明年，去當塗依李陽冰，時陽冰爲當塗令，十一月以疾卒，是歲爲肅宗宣應元年（七六二）。

李白之從永王璘，昔人往往曲爲之說，惟宋蔡寬夫論此事最爲深刻，他說：「蓋其學本縱橫，以氣俠自任，當中原擾攘時，欲藉之以立奇功耳。故其『東巡歌』有『但用東山謝安石，爲君談笑靜胡沙』之句；至其卒章乃云：『南風一掃胡塵靜，西入長安到日邊』，亦可見其志矣。大抵才高意廣，如孔北海之徒，固未必有成功；而知人料事，尤其所難議者。」（「寬夫詩話」）寬夫此論是有見地的。白之性格，志大而才疎，任氣而故誕，並不是實際政治的人物。他平日所傾慕的是動亂時代的策士與遊俠，他歌頌遊俠重然諾輕生命的精神，他欣賞策士談笑間取功名的才調，他由衷心的仰慕魯仲連之爲人。「古風」十云：

齊有倜儻生，魯連特高妙。明月出海底，一朝開光耀。卻秦振英聲，後世仰末照。意輕千金贈，願向平原笑。吾亦澹蕩人，拂衣可同調。

又如「江夏寄漢陽輔錄事」云：「我書魯連箭，報國有壯心」；「留別金陵崔侍御」云：「恨無左車畧，多愧魯連生」；送「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」云：「辯折田巴生，心齊魯連子」；「古風」三十六云：「魯連及柱史，可以躡清芬。」李白之傾倒魯仲連，也正是他自以爲是魯仲連一流人物，與諸葛亮高歌「梁甫吟」自許管樂有同樣的襟懷。至若「余亦草間人，頗懷拯物志」（「諸葛亮」），「願一體明主，功成還舊林」（「留別王司馬嵩」），更加露骨的說出他的心願。於是而有「有才知卷舒，無事坐悲苦」（「擬古」五），「蘭生谷底人不鋤，雲在高山空卷舒」（「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」）的感慨。既以人生有「卷舒」，則是

未嘗絕望於期待。一旦祿山叛變，舉國紛擾的時候，永王璘以帝子之親，辟之出山，此時李白未始無藉以立奇功之心，故引謝安石以自況。後來身列叛黨，遠逐夜郎，則是帝王時代，「與人家國」失敗者應有的結果，遂有「富貴與神仙，蹉跎兩無成」（「長歌行」）的悲歎。

由其生平看來，始則「翰林秉筆回英盼，麟閣崢嶸誰可見，承恩初入銀臺門，著書獨地金鑾殿」（「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」），不可說不得意了；然一被譴放，便如死灰不可復燃。繼參永王璘軍幕，而思「爲君談笑靜胡沙」，可是結果更壞，——「去國愁夜郎，投身竄荒谷」（「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」）。據此看來，白與現實政治，始終站在邊緣上，而無深厚的基礎。他自己說：「空談帝王略，紫綬不挂身；雄劍藏玉匣，陰符生素塵。」（「門有車馬行」）又說：「我不棄世，世人自棄我」（「送蔡山人」）。這種坦率的自白，足夠證明他是如何不甘心於寂寞的熱情。因此，我們不能認爲他是超現實的詩人，他的詩充分的流露出他對於現實的指責與悲憤。可是昔人每持揚杜抑李之論，並不作如是觀。羅大經云：「李太白當王室多難，海宇橫潰之日，作爲歌詩，不過豪俠使氣，狂醉於花月之間耳。社稷蒼生，曾不繫其心膂。其視杜陵之憂國憂民，豈可同年而語哉？」（「鶴林玉露」卷六）這樣膚淺的見解，何嘗能算認識李白詩的眞價值，但這還代表了好些人的觀念。現在我們要來重新看一看李白詩所反映的現實的精神。

玄宗一如乃祖，喜對外武功，天寶元年，「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，羈縻之州八百，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。」「凡鎮兵四十九萬，馬八萬匹。開元之前，每歲供邊兵衣

糧，不過二百萬。天寶之後，邊將奏益兵浸多，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，糧百九十萬斛。公私勞費，民始困苦矣。」（通鑑卷二百十五）玄宗驕武政策的結果，於此可見。李白對此，曾寄以深刻的諷刺。「戰城南」云：

去年戰秦乾源，今年戰葱河道，洗兵條支海上波，放馬天山雪中草。萬里長征戰，三軍盡衰老。匈奴以殺戮為耕作，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。秦家築城避胡處，漢家還有烽火然。烽火然，不患征戰無已時。野戰格鬪死，敗馬號鳴向天悲。烏鵲啄人腸，銜飛上掛枯樹枝。士卒塗草莽，將軍空爾為。乃知兵者是凶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

他說戰爭是「不得已而用之」，該是多麼有力的一句話，要不是深切的了解戰爭的意義，能有這樣明智的見解麼？

「天寶十二年，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，仍奏徵天下兵，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萬（擊南詔）。輦餉者在外，海瘴死者相屬於路，天下始騷然苦之。」（舊唐書卷一九七「南詔蠻傳」）又通鑑卷二一六云：「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，以擊南詔。人聞雲南多瘴癘，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，莫肯應募，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連枷詣送軍所。」李白對此役亦深致不滿，「古風」三十四云：

羽檄如流星，虎符合專城。喧呼救邊急，羣鳥皆夜鳴。白日曜紫微，三公運權衡，天地皆得一，澹然四海清。借問此何為？答言楚徵兵。波瀾及五月，尊赴雲南征。怯卒非戰士，炎方難遠行；長號別嚴親，日月慘光晶；泣盡繼以血，心摧兩無

聲。因獸當猛虎，窮魚餌奔鯨，千去不一回，投軀豈合生？如何舞千戚，一使有苗平。

此顯然抨擊楊國忠執國政，不能使四海清平，而勞民傷財從事對外戰爭，亦即白居易所說：「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，不賞邊功防黷武；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，欲求恩幸立邊功。」（「新豐折臂翁」）在楊國忠以前，安祿山之被親幸，便是由於邊功。通鑑二百一十五云：「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，數侵掠奚契丹，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。」足見玄宗欲承其祖先政策，而賊臣楊國忠安祿山便以邊功投其所好。然李白並不是絕對反對邊功者，外敵來侵，也只有以戰爭對戰爭，是乃出於「不得已而用之」。其所作「塞下曲」、「出自薊北門發白馬」等篇，即係鼓吹邊功者，這大概作於天寶以前，以開元之時常有邊患故耳。

玄宗寵楊貴妃，荒怠國政，幾致亡國。李白之「宮中行樂詞」云：「宮中誰第一，飛燕在昭陽」；又「清平調」云：「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紅妝」；兩者均是奉詔之作，但他直指楊貴妃爲趙飛燕，另一面李三郎豈不就是漢成帝？李三郎的淫昏與漢成帝比，本無不同，可是李白竟能直言不諱，不能說這位天才詩人沒有節士風概。「陽春曲」云：

長安白日照春空，綠楊結煙垂囊風，披香殿前花始紅，流芳發色繡戶中。繡戶中，相經過，飛燕皇后輕身舞，紫宮夫人絕世歌。聖君三萬六千日，歲歲年年奈樂何？

這詩不是給玄宗畫象麼？一個不顧國家存亡人民生活的淫昏之主的畫象。至於當時腐蝕這位淫昏之主的外戚朝貴們，他們的驕橫與淫侈的生活，也浮現在他的筆端之下：

……鷄鳴海色動，謁帝羅公侯，月落西上陽，餘輝半城樓。衣冠半雲日，朝下散皇州。鞍馬如飛龍，黃金絡馬頭。行人皆辟易，志氣橫萬丘。入門上高堂，列鼎錯珍饈。香風引趙舞，清管隨齊謳。七十紫鴛鴦，雙雙戲庭幽。行樂爭晝夜，自言度千秋。……（「古風」十八）

大車揚飛塵，亭午暗阡陌。中貴多黃金，連雲開甲宅。路逢鬪鷄者，冠蓋何輝赫，鼠息千虹蜺，行人皆怵惕。世無洗耳翁，誰知堯與跖。（「古風」二十四）

鬪鷄一事看來不是大事，然證以陳鴻的「東城老父傳」，便知這一小事，也消耗了不少的國力，而李白的詩也並非誇張了。總之，君臣一體毫無心肝於國事，其招致覆亡，則是必然的事。果然，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舉兵反，「時海內久承平，百姓累世不識兵革，猝聞范陽兵起，遠近震駭。河北皆祿山統內，所道州縣，望風瓦解。守令或開門出迎，或棄城竄匿，或爲所禽戮，無敢拒之者。」（通鑑二百十七）於是東西兩京相繼失陷，大皇帝也只有逃往蜀中了。李白詩筆下所反映當時的情形云：

洛陽三月飛胡沙，洛陽城中人怨嗟；天津流赤血，白骨相撐如亂麻。……（「扶風豪士歌」）

……炎涼幾度改，九土中橫潰，漢甲連胡兵，沙塵暗雲海。草木搖殺氣，星辰無光彩，白骨成山丘，蒼生竟何罪？幽關壯帝居，國命懸哥舒，長戟三十萬，開門納兇渠。公卿如尤羊，忠義驅與道。二聖出游豫，兩京遂丘墟。……（「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」）

……中原走豺虎，烈火焚宗廟。太白晝經天，顏陽掩餘照。王城皆蕩覆，世路成奔峭。四海望長安，頰眉寡西笑。蒼生疑落葉，白骨空相吊。連兵似雪山，破敵誰能料。……（「經亂後將還地剋中留贈崔宣城」）

國破的慘象，人民的無辜，寫來是多麼沉痛而有力。他對於招致這一場大禍使人民塗炭的玄宗，更致以深婉的諷刺。即如「上皇西巡南京歌」，所謂「草樹雲山如錦繡，秦川得及此間無？」；「地轉錦江成渭水，天迴玉壘作長安」；「石鏡更名天上月，後宮親得照娥眉」；這直是歌頌風流天子的遊幸，那有一絲蒙塵的意味？足見他眼中的唐明皇，有似隋煬帝一流人物，故以留連光景之辭，貌其淫昏之態，而與「白骨成山丘，蒼生竟何罪」，成強烈的對照。

玄宗不僅好邊功，好女色，並好神仙，權勢愈高，慾望愈無窮止，終至想長生不老。這本是大君的常態，玄宗自不能例外，李白對此亦毫不容情的加以諷刺。如：

白高丘，望遠海，六鰲骨已霜，三山流安在？扶桑半摧折，白日沉光彩。銀臺金闕如夢中，秦皇漢武空相待。精衛費木石，龜鼈無所憑。君不見：驪山茂陵盡灰滅，牧羊之子來攀登；盜賊劫寶玉，精靈竟何能？窮兵黷武今如此，鼎湖飛龍安可乘？（「登高丘而望遠海」）

三十六離宮，樓臺與天通；閨道步行月，美人愁煙空。恩疎寵不及，桃李傷春風。淫樂意何極，金輿向回中。萬乘出黃道，千旗揚彩虹。前軍細柳北，後騎甘泉東。豈聞渭川老，寧邀襄野童？但慕瑤池宴，歸來樂未窮。（「上之回」）

將秦皇漢武荒淫愚昧的行爲，以諷刺當今的大君，雖深切，亦復憤激，比於杜甫，或失之溫厚，然這正是李白的本色。白既指斥神仙爲虛妄，何以自家也不免憧憬於神仙？要知白之憧憬神仙，祇是藉以表現他那高遠的寄託，無視庸俗，鄙棄下愚，所謂「蟬翼九五，以求長生，下士大笑，如蒼蠅聲」者（「來日大難」）。於此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神仙，猶之淵明的桃花源，皆是現實生活的反映，而不是真個向虛無飄渺中討生活的夢遊者。

據上所述，足見羅大經所謂「社稷蒼生，曾不繫其心膂」爲不可信。茲再舉黃節論太白之語，以爲佐證。黃先生云：李白古風最爲五言之冠，顧其天才卓絕，而憂時感憤，恒發於言。開元中白既以楊妃之譖去國，意快快，作『雪謔詩』。天寶中北討奚契丹，勤於兵，作『戰城南』。天寶末，君子失位，小人用事，以至胡將稱兵，天子幸蜀，作『遠別離道』、『蜀難』、『枯魚過河泣』等篇。閱肆俊偉，參差屈曲，幽人鬼語，使人一唱三歎而有餘哀。而忠義激發，又是以繫夫三綱五常之重，識者稱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。」（「詩學」）這種論斷，自非羅大經輩短視所能及。至於李白的寫作態度，他自己也明白的說過。如「古風」第一首云：

大雅不久作，吾衰竟誰陳？王風委蔓草，戰國多荆榛。龍虎多啖食，兵戈逮狂秦。正聲何微茫，哀怨起騷人。揚馬激頽波，開流蕩無垠。廢興雖萬變，憲章亦已淪。自從建安來，綺羅不足珍。聖代復元古，垂衣貴清真。羣才共休明，乘運共躍鱗。文質相炳煥，衆星羅秋旻。我志在刪述，垂輝映千春。希聖如有立，絕筆於獲麟。

楊齊賢云：「建安諸子，智尚綺靡，擒章繡句，競爲新奇，而雄健之氣，由此萎爾，至唐八代極矣；掃魏晉之陋，起騷人之廢，太白蓋以自任矣。」太白的抱負確乎如此，他要以「清真」挽救建安以來的綺靡。所謂「清」者，便是尚不綺麗；所謂「真」者，則是以抒寫情志爲主而不重藻飾，亦即范傳所云：「作詩非事於文律，取其吟以自適。」（「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」）惟其如此，國風樂府的自然風格及其藝術技巧，都是他所追尋的目標。元稹說他「壯浪縱恣，擺去約束」（「杜甫墓誌」），也就是說他未嘗受形式上的排比聲律的束縛。所以他的詩，多是五言古風，而不甚重視唐代新體的律詩。李陽冰說：「盧黃門云，陳拾遺橫制頽波，天下質文，翕然一變。至今朝詩體，尙有陳梁宮掖之風，至公大變，掃地併盡。」（「唐翰林李太白詩」序）將他比擬爲陳子昂，則由於他與子昂共一目標的關係，但究竟不同，子昂真正在那裏復古，太白則有類於「託古改制」，如子昂的詩置之漢魏人詩中，可以亂真，太白的詩自具一清真面目，卻亂不了人家。五言詩到了唐代，已經走向衰微的階段，太白不僅有起廢之功，卻爲後來的人開一條自由抒寫的道路。但因爲他天才高，志氣宏放，聯想豐富，有縱橫揮灑之概，以致後人視之高不可攀，望之卻步，也正由此。